

普式庚 詩選



余振譯
光華出版社刊行



普式庚
詩選



光華出版社



新學

原著者 普 式 庚

繙譯者 余 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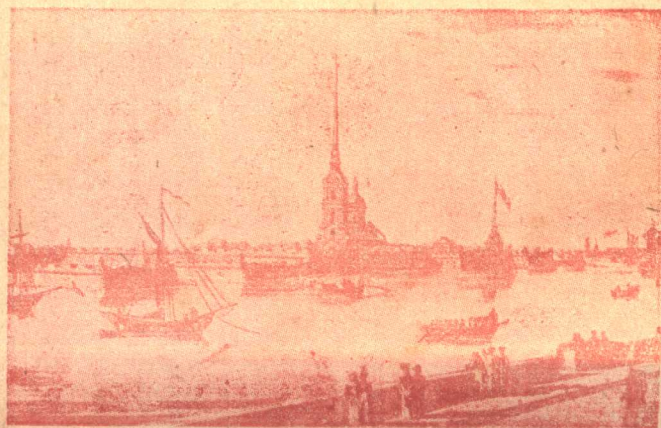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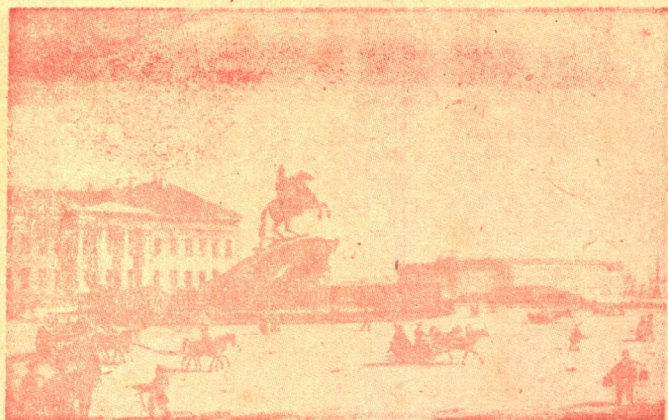
發行人 宋 韻 松

出版者 光華出版社

郵售部 上海郵政信箱
八〇九號

基本定價六元五角

一九四八年版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the same time as the~~
~~the same time as the~~
~~the same time as the~~
~~the same time as the~~
~~the same time as the~~
~~the same time as the~~
~~the same time as the~~
~~the same time as the~~
~~the same time as the~~



[illegible]

By your order of the 10th you have
 appointed me to accept thanks
 for the most kind remembrance,
 for the appointment and so on

U. atkinsi *Pygost. eximius* 2
U. murchisoni *Pygost. eximius*
Pygost. eximius *Pygost. eximius*

[illegible]

Removable at any time, also the
 length and diameter of the stream,
 of the water - and the weight.
 The weight of the water is expressed in
 pounds and the weight of the

[illegible]

目 錄

波爾塔瓦·····	一
銅騎士·····	六一
巴赫奇薩拉伊之噴泉·····	七九
茨岡人·····	九九
高加索的俘虜·····	一二五
強盜兄弟·····	一五七

波爾塔瓦

戰爭底威力與光榮，變化無常，
同牠們的勢利的崇拜者——人們一樣，
都轉到勝利的沙皇這一方。

——拜倫。

獻

給你——但是這渺茫的總司底語聲
能否能鑽入你的耳中？

憑着你那純樸的心靈，你能不能理解

我心頭底願望！

還是，詩人底獻辭，

如像他往日的愛情，

在你面前，不理不睬，

不置可否，一任牠消逝無踪！

你要辨清，至少，這些聲音，

往常你認為是可愛的——

也要想想，在我們分手的日子裏，

在我那變幻莫測的命運中，

你這淒涼的荒原，

你的話語底最後的聲音，

便是我唯一的珍寶、聖物——

我心坎裏的唯一的爱戀。

☆

☆

☆

第一章

柯楚白●真是富貴雙全。

他的草原是一望無邊；

在那裏，他的馬羣

吃着草，自由自在地用不着人經營。

波爾塔瓦郊外的村莊●，

周圍環繞着他的花園，

他還有許多財物：

皮衣、綢緞、金銀，

有的擺在明處，有的鎖在庫房。

但是柯楚白的富貴而又驕傲，

並不是因為他的長鬚的駿馬，

並不是因為黃金、克里米亞游牧人底貢品，

也不是因為先人們遺留下的村莊，

而是他的美貌的女兒●。

正是年老的柯楚白所以驕傲的根源。

可以說：在波爾塔瓦沒有

一個比得上瑪麗雅的美人。

她豔麗，有如一朶春花，

懷抱在森林的濃蔭裏。

她苗條，有如一棵

基輔高崗上的白楊。她的舉止

有時令人想到了荒野的湖沼邊的

白鳥底輕快的步伐，

有時令人想到了牝鹿底敏捷的奔跑。

她的胸口，有如雪浪那樣的白哲。

在她高高的頭頂的四圍，

有如烏雲一般的鬚髮發着幽黑的漆光。

她的眼睛有如星一般地閃耀；

她的嘴唇有如玫瑰花般地鮮紅。

但是，不只是美貌

（這不過是曇花一現啊！）使年青的瑪麗雅爲一般人所讚揚：

人人都曉得，她是一位

純貞而又伶俐的女郎。

因此，烏克蘭與俄羅斯爲她來了

許多愛慕的青年；

但是胆怯的瑪麗雅逃避着婚約，

如像逃躲枷鎖一樣。

對所有的求婚者完全拒絕——現在將軍也自己也爲她而差來了媒人。

他年事已高。他因了年歲，

戰爭、勞心、勞力而受盡了折磨，

但是熱情還在他心中沸騰，

愛情又抓住了馬塞帕底心。

年青的心忽而燃燒，

忽而熄滅。愛情在他心裏

忽而消失，忽而又出現，

在他心裏一天有一副不同的感想：

爲歲月折磨成頑石一般的

老人底心，並不這般從順，

並不是微微地燃燒着

暫時的慾火。

牠頑強地、慢慢地

在慾火中燒得通紅；

但是，最後的餘燼已經不會冷却，

牠要拋開了他，除非帶走了他的生命。

這不是一隻羚羊走下山岩，

當牠聽見了蒼鷹底沉重的飛翔；

年青的女郎一人在廊下徘徊，戰慄，並等待着命運的決定。

母親，滿懷着憤慨，

向她這裏走來，戰戰兢兢地捉住了她的手，說：

『無恥的東西！不要臉的老鬼！

這可能嗎？……不，只要我們活着，不能！他決不能做出這種罪惡。』

他，本該是自己純潔的教女底

父親和朋友……喪心病狂的東西！

在這衰暮之年，他

異想天開要做她的丈夫。』

瑪麗雅禁不住抖了一抖。她的臉

蒙上了一層死一般的蒼白，

渾身冰冷，如像死人一般，

女郎昏倒在台階上，

她蘇醒過來了，但又

閉起雙眼——一句話

也沒有講。父親與母親

想盡方法來鎮靜她的心，

驅走她的恐怖與痛苦，

安定她驚慌的腦子裏的煩亂……

一切都是枉然。整整兩天，

有時是無聲地泣噁，有時是長吁短嘆，

瑪麗雅沒有喝一口水，沒有吃一口飯，

走來走去，面色蒼白有如一個幽靈，

也不會想到睡眠。第三天

她的閨房裏不見了她的影子。

任誰也不知道，她在甚麼時候

而且怎麼出走的。只有一個漁夫在那天夜裏聽得了馬蹄聲，哥薩克人的談話還有女子的低語，而早晨，在草地底露水上看見有八隻馬蹄底跡蹤。

不僅是面龐上初生的柔毛和那年青的亞麻色的鬚髮，有時老年人底嚴肅的面貌，額頂上的綫紋，蒼白的頭髮，也可以爲熱情的夢幻投入美妙底玄想。

這種早晚總要知道的消息很快地就傳入柯楚白底耳中：她忘掉了恥辱與貞操，

她投在這惡棍底懷中！

這是怎樣的恥辱呀！父親與母親不敢聽信這種傳言。

直到事實底真象

赤裸裸地擺到了面前。

直到這年青的女罪人底心

已經剖白得分明。

直到明白了——

爲甚麼她老在任性地

逃避着家庭的束縛，

背地裏愁眉淚眼，唉聲嘆氣，

而對求婚者的美意

答覆以高做的沉默；

爲甚麼她在酒席上這樣靜靜地

只傾聽着將軍一人，

旁人聲嘶沸而酒杯裏

浮起了酒底泡沫的時候；

爲甚麼她常常唱着那些歌曲——

當他寒微時候，當威名還沒有

來到他頭上的時候，

他所編製的那些歌曲①：

爲甚麼她那鐵石般的心腸

喜歡聲勢赫赫的馬隊，

喜歡喧天動地的戰鼓，

喜歡小俄羅斯君王底

權杖與鈎刀②前的人們的歡呼……

柯楚白是富貴雙全。

他有許多許多的朋友，

他能夠洗乾淨自己的令名。

他能夠掀動起整個的波爾塔瓦；

他能夠在他的府第中

馬上抓來那傲慢的惡棍，

給自己的女兒復仇；

他能夠用自己應心的手

刺入……但是另一種念頭

在激動着柯楚白底心。

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

那時候俄羅斯還年青，

牠，在戰鬥中緊張起自己的力量，

靠着彼得底天才慢慢地成長起來。

在光榮這門學科上，給他

請到了一位嚴厲的先生：瑞典的

流浪武士③給他命出過不僅一則

意外的流血的課題。

而在長期懣懣底磨練中，

經歷過命運底打擊，

俄羅斯逐漸強大起來。沉重的鐵錘

就這樣地擊碎了脆弱的玻璃而鍛鍊成一支利劍。

頂戴着無用的光榮，

大膽的查理士在萬丈深淵上打着滑兒。

他向着古老的莫斯科進發，

驅走了俄羅斯的民兵，

如像旋風捲走了山谷中的塵芥，

吹倒了塵土中的野草。

他順着這條大道前進，在這條大道上，

當今的新的強敵，當這位天命偉人

因戰敗而凌亂了後退的步伐時，

丟下了自己的足印。

烏克蘭在無聲地動盪着，

火花早已在那裏燃燒。

血腥的老頭子庭朋友們

期望着爆發一次國內戰爭，

他們埋怨着，高傲地要求，

要將軍打破他們的枷鎖，

而他們的輕浮的狂歡，

在焦急地期待着查理士到來。

在馬塞帕的四周響起了

狂亂的呼叫：到時候了，到時候了！

但是年老的將軍依然是

彼得底忠順的臣民。

他，保持着通常的嚴峻，

還在平平穩穩地統治着烏克蘭，

對一般人的閒言，佛仿是全沒有注意，

還在若無其事地開張酒筵。

「將軍究竟怎麼着呢？——青年們說，——